



【言为心声】

金砖银行在这个特殊时期率先发放贷款，可能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



【环宇杂谈】

要想阻止楼市冒险客，关键要让实体经济能吸引资金回流。



【缘木求鱼】

格局决定高度，也决定最终能走多远；人如此，企业如此，事业也如此。



【经济史谭】

难产生富豪的关键在于，从汉武帝开始，官方的经济政策对工商界的发展极为不利。

金砖银行为何率先发放贷款

乔新生

2016年4月15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公布首批贷款项目，总额为8.11亿美元，支持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的绿色能源项目。这标志着这个由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成立的国际金融机构正式开展商业运作。

金砖银行是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共同出资设立的银行，该银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期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分别实际缴纳20%。按照金砖银行的章程，行长由各国轮流担任，首任行长由印度人担任。

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相比，金砖银行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虽然创始会员国承诺向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开

放，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公开筹措资金，因此，金砖银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金融机构。金砖银行行长率先批准首批项目，可能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特殊性，其中并没有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竞争的意味，但是，金砖银行发放绿色能源贷款，仍然让人产生无限遐想。

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的国家价值观完全不同，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也完全不一样。俄罗斯、巴西和南非都是重要的能源资源出口国，因此，对于发展绿色环保能源项目并没有迫切性和积极性，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俄罗斯并没有被列入首批贷款项目国家名单之中，这标志着俄罗斯在解决自身经济问题方面存在极大的困难，无暇顾及金砖银行所提出的贷款项目。巴西和印度虽然被列入

首批绿色能源贷款项目名单，但是，巴西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对能源需求似乎不很明显。印度虽然面临能源短缺的问题，但是，印度所提供的贷款项目似乎是一个金融项目说明书，印度准备将金砖银行提供的贷款交给印度的商业银行，由印度商业银行提供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贷款。除了中国太阳能屋顶发电项目是绿色能源发展项目之外，其他国家提供的绿色能源发电项目基本上都是特殊的融资项目，金砖银行发放贷款，交给巴西、印度国内银行，然后由他们与相关金融机构和企业合作。这种合作模式可以降低项目管理的成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金融风险。

目前，金砖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俄罗斯经济负增长，巴西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南非经济虽然

在非洲地区表现出色，但是，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乏善可陈。中国和印度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但是，中国和印度都面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压力。中国正在为实现6.5%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努力，印度则必须解决基础设施瓶颈制约的问题。这些国家能否继续开展深层次的合作，还需要继续观察。金砖银行在这个特殊时期率先发放贷款，可能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试图以自己的商业经营能力，向国际社会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

清洁能源发展毫无疑问是世界各国未来能源发展的方向。但是，清洁能源发展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依靠现有的技术力量，完全实现清洁能源代替传统化石能源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恰恰在清洁能源科学技术研究领域，金砖国家缺乏优势。清洁能源技术

主要掌握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手中。中国近年来虽然奋起直追，在清洁能源发展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从目前来看，无论是清洁能源的生产还是清洁能源的运用，都仍然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清洁能源具有相对性。如果只是在发电环节进行考察，那么，清洁能源是真正的绿色能源；可是如果从原材料产品生产环节进行分析，那么，清洁能源是否属于真正的绿色能源，学术界还存在非常大的争议。

但不管怎样，金砖银行把首批贷款项目确定为绿色可持续发展节能环保企业，这本身就充分反映出金砖国家对绿色环保能源发展的重视程度。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当对金砖银行给予高度赞赏。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问题不在于叫停众筹炒房

李宇嘉

近期，朋友圈经常看到这样的消息，“起投1000元，锁定期3年（期间可转让股份），投资××区域房产，专业团队运作，年回报20%”，这就是近期火热的房地产众筹。

根据盈灿咨询的最新统计，截至2016年3月底，全国各种类型的众筹平台有328家，涉及房地产众筹的有30多家。但是，以微信和APP为载体、以炒房为目的的微观众众筹平台数量更多。事实上，2015年以来，众筹炒房的形式不断演化。首先是线下熟人“凑份子”，即几个合伙人签订合约，以最大出资者或有购房资格者的名义购房，

在合约上注明各自出资比例，未来出售房屋后，再按出资比例提取利润，倘若投资失败，各自也要依据比例承担损失。

熟人间“凑份子”的众筹难成气候，去年6月“股灾”后，楼市异常火爆，炒房众筹平台开始涌现。今年以来，多地暂停P2P平台注册，严厉打击“首付贷”等场外配资，众筹炒房平台渐成气候，并蔓延至微信端和APP。众筹炒房还有更加让人心跳的模式，即“包楼”。据悉，在深圳和上海，有实力的投资客或中介，看好某个新楼盘后，与开发商协商以某个价格承包下整栋楼，或把某个小区挂牌的二手房全买下来，然后通过互相抬价和

“做市”来获利。

今年“两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第一次提出“推进众筹”，意在助推创业融资。但众筹炒房却完全背道而驰。众筹炒房类似于“代客炒股”，即把钱交给专业人士“操盘”，但事实上，风险和危害远甚于坑了很多股民的“代客炒股”。首先，《物权法》规定，房屋实行登记制，房屋共有人的信息必须白纸黑字地写在房产证上。如果房产证上只登记一个人的名字，那么该房屋就是这个人的私有财产，而并非共有。由此，众筹炒房可能会产生很多产权纠纷和上访问题。

其次，众筹炒房背离了互联网金融顶层设计的初衷，即助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依托实体经济，助力中小微企业，为“ideal”筹集资金的天然使命；再次，众筹炒房为社会大众、小额资金进入楼市，参与楼市投机炒作“开后门”，事实上导致一线及重点城市楼市快速走向泡沫化，但楼市回调必然会伤及无辜百姓；最后，众筹的最大特征就是“低门槛”，无论身份、地位、职业，只要有想法有创造能力都可以发起项目，这就可能导致打着众筹幌子非法集资。

因此，对于房产众筹“加杠杆”行为，国家打击可谓空前。在今年“两会”上，住建部和人民银行反复强调，要严厉打击“首付贷”等楼市“加杠杆”行为；“两会”后，各城市人民银行率

头，住建系统、金融办、行业协会等配合，轰轰隆隆地展开了清理首付贷的运动。目前，首付贷全部停掉了。近日，深圳银行业协会发布了严格首付款比例监管的自律公告。4月12日，深圳全面停止房地产众筹业务。次日，广州叫停了房地产众筹。

叫停毫无疑问，但值得深思的是，金融创新风起云涌，特别是互联网金融，而分业监管却无大改观。“资产荒、水汪汪”，目前是流动性泛滥的时代，按下葫芦起了瓢，“打地鼠”式的监管已不从心，重点城市楼市“跳涨”的按钮已开启。要想阻止楼市冒险家，关键在于，让实体经济能吸引资金回流。

(作者系深圳房地产研究中心研究员)

目标

木木

给自己或别人订立目标，大约是只有人类才做得到的事情。其他动物应该是与所谓的“目标”沾不上边儿的吧，动物们只允许有本能，如果硬要把“目标”与其“拉郎配”，似乎也只有在兔子拼命逃跑的时候，狼才能短暂明白“目标”的含义。

这样的“目标”于人而言，就太“伊贼”，人的目标就要先进得多。当然，达到如此先进的程度，估计也是年复一年不断努力进化的成果。想必当初，人对“目标”的理解，大约也不会比狼之类的动物更深刻。后来，不知从何、又是怎样开始的，人对“目标”的理解，就深入起来，对其威力也日益敬仰，发展到后来，不停地制定各种各样的目标，

甚而竟成为人类的本能。

不过，俗话说得好，“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在“目标”面前，这个俗语也一点儿错没有。人堆儿里，有目标性强的，当然就少不了目标性弱的，有离开了目标一天也活不下去的，也就一定有对待目标无所谓。但鉴于“目标”的神力早已渗入人类灵魂深处，这种“无所谓”的，往往就让有所谓的轻视，也是，“没有目标的人生，还能叫人生吗！得过且过、浑浑噩噩地混吃等死，那与行尸走肉有何区别呢？”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丈母娘督促着准女婿们早早就地准备好房子，就颇带了励志人生的色彩。

这两天，最新的，关于人类的“目标”的话题，比较有意思的是，当属史玉柱的新“目标”了——巨人网络容不下

兔子，要全面回归狼性。在员工大会上，史玉柱宣布，“伟大的公司，没有不是狼文化的”，“兔子窝文化肯定要失败”，“我们要把兔子都赶走，把利益分给‘新狼’们”。这无论如何算得上巨人网络的一个新目标，至于实现这个目标之后的目标又是什么，史玉柱虽然没说，但即使不是太聪明的，大约也不难想到——一群狼凑一起，还能干什么？肯定是琢磨着四处抓兔子啊！这个预备着“四处捉兔子”的打算，于史玉柱而言，也就具备了“终极目标”的色彩。

与史玉柱的新目标相比，最新发布的“中国足球的发展目标”，无疑就显得更加恢弘一些。据媒体报道，由发改委、体育总局、教育部等政府部门联合给中国足球制定的新目标是：到2030年，中国男足要跻身亚洲一流，

中国女足要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到2050年，要成为足球一流强国。为了保证目标的实现，还设置了阶段性的保障目标，比如要实行全国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制度，到2020年全国特色足球学校要达到2万所、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要超过7万块等等。

本人寡陋，实在不了解在这个星球上的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足球强国——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目标”。不过，别管人家有没有，或者曾经有没有，反正，中国足球的这个新目标，还是特别让人憧憬：别人怎么看，不知道，仅就本人而言，虽然让中国足球伤得很厉害，乃至已经好多年对其“不闻不问”，但在这个新目标目前，还是不能不有些新想法——如果老天眷顾，能活到2050年，即使彼时已是一个80

多岁的老头儿，可作为生活在足球强国里的一份子，多多少少也应该有点儿心气儿傲娇一下吧。

但傲娇之后，大约也难免会“拔剑四顾心茫然”，把别人都踢趴下了，没了目标的人生，似乎多多少少都有点儿难受。不过，估计也用不着过于担心目标实现之后人生失去存在的意义，局面会赫然出现。因为，世事弄人，凡是坚定抱持着功利色彩浓重的目标者，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往往难免意外连连，甚至与目标背道而驰，渐行渐远。

格局决定高度，也决定最终能走多远；人如此，企业如此，事业也如此。所以，制定目标要慎重，想好，哪怕先缓缓，也比着急忙慌地早早儿就给出一连串的狠话好得多。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史记》《汉书》“富豪榜”透露的信息

黄波

福布斯富豪榜令人耳熟能详，“富豪榜”这玩艺儿，古人有没有？

也有的。中国最早的富豪榜，当然是《史记》中的《货殖列传》。“货殖”一语，应该是取自《论语》，孔子评价弟子端木赐（即子贡）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亿”通“臆”，孔子称赞子贡做生意屡屡能够预测成功而大赚其钱也。《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就是专为从事工商业的人们所做的一篇传记。司马迁说得好，“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要想发家赚钱，从事工商业自是最佳途径，因此这篇《货殖列传》中收录的都是从先秦至汉前期这一时段产生的顶级富豪。

司马迁所拟的富豪榜上都有哪些人物？范蠡，越国大臣，后从官场上激

流勇退，弃官而从商，“遂至巨万”；白圭，战国之初的商人，司马迁说他“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就是在农业社会中准确判断气象和收成，趁农业丰收谷贱的时候大肆收购储存，然后于次年高价出售；猗顿、郭纵，分别以盐与铁起家，而秦始皇时期的鸟氏保与寡妇清则致力于畜牧业与矿产开发，均成为富豪。到了汉初，富豪就更多了，从事冶铁铸造行业的有卓氏、郑氏、孔氏、师氏、任氏等人，两份榜单也完全相同。

对这两份富豪榜进行一下比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司马迁的榜单人物始于先秦，所以第一位人物是范蠡，班固的榜单人物同样始于先秦，第一位人物也是范蠡。以下白圭、猗顿、鸟氏保、寡妇清、卓氏、郑氏、孔氏、师氏、任氏等人，两份榜单也完全相同。

当人们发现司马迁的榜单终于“任氏”，班固的榜单也终于“任氏”的时候，是否会想到一些有趣的问题？

众所周知，班固的《汉书》写的是汉初至新朝王莽时期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则断自汉武帝，而汉武帝至王莽，这中间还有近百年呢。

于是问题来了，同样是拟富豪榜，与司马迁相比，班固明显是针对一个更长的时段，为什么他拟的富豪榜却和司马迁完全相同？难道在汉武帝至王莽执政的这近百年之间，就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富豪产生？不可能是班固笔拙，也不是他对富豪缺乏基本的辨识能力。实在是因为没有更多的素材提供给班固，供其驱驰。

在汉武帝至王莽执政的这近百年之间，就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富豪产生？这似乎是个奇怪的问题，可面对这个问题，居然只能作肯定的回答。

那么富豪难产的原因何在？是工商人才在某一时期突然出现了匮乏？当然不是，不管什么样的人才，哪朝哪代都会有的，导致富豪难产的关键在于，从汉武帝开始，官方的一些政策对工商业的发展极为不利。

读史者皆知，汉武帝是锐意开疆的雄主，其对外征伐的是非这里不作讨论，但一个问题是清楚的：打仗就会烧钱。在汉武帝初即位的时候，尽管天下富足，国家粮库里的存粮太多以至于“腐败不可食”，但如此丰厚的积累也经不住连年征战，很快就出现了财政危机。汉武帝应付财政危机的主要办法有三个，一是卖爵位，二是扩大征税，三是将盐铁等重要产业转为政府掌控，不许私人染指。这些政策的剑锋所指，谁是最主要的受影响者不言而喻。

汉武帝的政策对工商业带来了巨大冲击，不喜欢富人们可能会拍手叫好。但除了皇室，谁还是真正的受益者呢？台湾学者侯家驹在《中国经济史》中说：“武帝以前的富豪中，有很多是以鼓铸或冶铁起家，而冶铁属于重工业，若是任由民营，则在竞争之下，业者必然会为提高效率，致力于生产技术的发展，改由公营后，变为独占，缺乏研究发展的诱因，科技难以大幅提升，再加以在管制社会中，科技被视为奇技淫巧，阻碍聪明才智之士从事科技研究工作，从而使技术停滞，让经济社会凝聚为静态。”读书至此，可发一叹。

(作者系湖北杂文家)